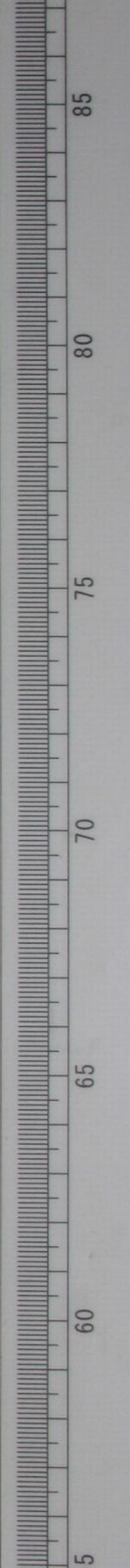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78



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五原人。贊。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
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為諸體詩。家
注唐詩。擗據該博。不盡其詳。杜白注長篇。鏘
金夏玉。琅玕。不遺一字。按杜詩。時有郭義。如解
聲。疏放。一曰云。出於向秀賦。然志遠而疎。只
放而曠。上六前人所未及也。

如 高園寄所寄 卷上 詩話所引

酉陽舌瑣原序

吳恬立

蘭峯吳氏曰異哉唐先生之盲於目而慧於心也當五
齡喪明不辨五色而古今經史諸子百家莫不通貫奇
矣世之所稱通人者惟一二縉紳大夫然其雙目炯炯
手挾一編童而習之白首猶未離其要先生假口於人
入於耳則了於心縱發其指歸如宿具於心者乃奇之
又奇者也以故名公鉅卿往往攝齋問難盤根錯節之
處先生不勞力而剖解若疾雷之破蠹贖疑者咤獲異
聞顧而自愧退而却走先生所著編蓬集古致淋漓識
者奉爲風雅之遺音其所解唐詩追古人志意論古人

時世分章接句身立百世之下起百世上之作者宛然
如生罔不驚其開天之解其所集彙編闢鍾譚之邪僻
挽後學之浮趨明規判矩返旣倒之狂瀾使騷壇之正
體屹然不易咸相樂有指其有功於詩教蓋三唐以來
一人也先生與先大人志同道合訂世外交時或扁舟
來訪或越境相尋雖古之羊求不是過余勿侍先生之
側親覲其笑語議論惜也屯蒙不得探其元珠後先生
北遊都下先大人病革念知己遠在千里之外走書托
余二孤奄然長逝先生歸則哭諸墓矣歸又遊踪無定
余慨集蓼幽谷不暇一侍先生之杖屨仲氏恬生柯英

因入贅先生之姪家得以沐浴休儀遂能躡武賡吟之
坵側先生常賦小鳥梅花詩多激騷哀怨之情謂余曰
咏物之法首聯先要點破題目下面一味形容贊歎便
勿拘束崇禎末四方多難倦於出遊老於梅里余常過
訪挾先生之遺稿以質之乃作詩示予曰讀爾三貽草
須教什襲藏篋中防蠹損几上避風狂黠竄烏乎可掄
揚或擬商我家無此物歎羨不能忘遂留余過宿衙扈
相對談亂離之苦因語余曰春秋之世侵凌戰奪奕亂
不息生其間者了一時厄運宣尼老聖以一儒生憫天
下之滔滔思欲拯其淪胥故東西南北環車轍於天下

說之以仁義風之以道德冀易亂以致治正以此時世
界人心未盡至於禽獸尚可以文德感動故以筆削當
斧鉞褒貶爲赭袞寄威權於麟經而亂賊見而心懼所
以專右俎豆不事軍旅今天下□□逼於外寇稜蠢於
內疆場乏禦侮之武將廟廊無定策之宰相生黎慘於
塗炭國勢敗壞莫支假令宣尼而在吾知其必逞干戈
而起矣尙容峩冠博帶談笑以當折衝乎先生以世代
論人物初不以成迹置膚見故其特出之議有如此未
幾而先生捐館舍余憶揅戈之誼愈切在疾之感一日
余夢與先生相對良久兩目仍盲也靜坐作賦不能聯

絡乃斷續而成謂余曰此賦後必有用處嗚呼公得毋
修文地下倘奏獻於玉樓上者乎臨別又謂予曰子今
別去近作一詩贈先公者今與子持去余接而咏之止
記首聯旣而覺但得次句云長逝何能識故人余因悲
悼遂賦七律四章以志感其一曰歲未龍蛇竟淹忽峩
然若崩于丈松生前顏色夢中異死後詩聯賸際逢驚
醒花風搖露落淚愁春草接煙空鶯鷓到處那堪聽引
我神情上闋風其二曰何事 唐葉世一瓢懸壁有
奇詩幾年瞻對貧無誤今日悲思悔可追嶺外停雲招
未得琴中枯調聽都遺獨餘殘夢古藤側來往幽空見

羽儀其三曰四海寥寥一故知平生高義古相師冰霜
不厭交偏冷風雅深求老愈奇癡黠我常觀逸致盲文
人已訝天資桃花二月初旬放箕尾俄傳此日騎其四
曰蝴蝶翻飛境未真胡然魂魄傍相親情深執手難分
別語到傷懷幾愴神在目雙眸盲似舊當年孤客覓偏
新吟餘騷屑多幽恨長逝何能識故人感慨之餘每緜
閱先生遺文及先人寄憶之什不勝流連俯仰之感今
年歲已酉余館於浙之新倉距先生逝時十年矣時屆
小春忽有闕館扉而訪予者乃先生之子叔君鄭子也
身帶一編名曰舌瑣乃輯生時之雜語余伏而讀之如

西陽子理

三 藏板

伊三六
十七年
一六六〇

己酉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

聞先生之音欬如見先生之手儀洋洋乎在耳目之前
遂援筆手書以爲閒暇怡神展玩之資并貽之後人使
見余不忘前哲之意猶憶先生未去世之逼除作聯語
以綴於堂曰麟擅千秋存左馬靈餘幾束付兒孫又曰
伊可懷也莫如兄弟式相好也樂爾妻帑蓋已知有告
逝之兆矣然先生去世之際又有奇兆焉未病前一日
呼諸子而告之曰疇昔之夜平生故人俱入於夢語言
談笑不異往日也又有一老僧來索性靈怪而叱之僧
向諸故人而言曰彼之性靈非他人乃我所與者今來
覓取可以見還矣曰待我諸備畢七日之後我歸汝矣

西陽子理

原序

四

書三味樓

僧曰緩於期則不能久待如是我姑等汝乎因囑諸子
促棺具於是不語不飲食者七晝夜子孫環侍寂然無
聲及至第八日鷄聲將鳴之際忽作小兒初產發啼之
聲者三清响疾急隨即自語曰奇哉奇哉仍一男子諸
孫共叫問已長逝矣其去時之異又復如此噫先生常
曰我欲將十三經今注古法合論其是非作十三經辨
正今已年老倘性靈不昧百世之下有作此者必余之
後身也又云鍾伯敬選詩歸悉搜尋耳目所未見者論
其中之優劣可謂得唐真精神余取其全美者并唐詩
紀事及所集之餘合爲一編加以箋釋名續唐詩解雖

有此志搦觚無人倘異日有人續此者未必非仲言之
後身也呼先生於二書惓惓若此今其後生吾不知托
生何處

康熙庚戌四月二十日

康熙九年二月廿七日

--	--	--	--

西陽舌瑣

華亭唐汝詢仲言著

同邑

張應時虛谷校
湯輅亦三同閱



喪明後以書止啼

子五齡喪明煩悶啼不止先府君謀所以慰之者覓彈
詞百餘種倩表母舅曹景庵日誦一通啼乃止彈詞遍
則取水滸傳三國西遊等繼之入耳輒能解蓋於書有
夙契云

厭棄虞註

子長家弟君實六歲家弟習書每從旁聽之恨其所誦

不足充我之講貫先府君乃取虞註每于飯後口授之喜其所註明爽一年後即以學究之說厭棄之矣

鶴灘錄科置竟登賢書

鶴灘錢公為諸生時自恃天才不復討究經義府中錄科首題非帷裳二句次題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錢茫然不得其解謬以首題改造法服罪在不赦立論而指征商為伐般賤丈夫指紂既出以其稿示同試者皆拊掌大笑曰悞矣錢慮乃翁之見責也即于歸途別構二菘以呈之覽竟喜曰風簷得此領案可望及案發勿錄乃翁本孝廉持其文詣府抑揄之府公怒檢前卷擲乃

翁墜其幘鶴灘聞之取婦簪珥充行資遁去遊于毗陵鐵甕間會府役齋揭薦遺才一名錢竟尾其人至句曲將進遞錢于酒肆中延款之其人酩酊錢竊啟其牒改為一名填已名于下學臺竟取錢而置彼是歲遂登賢書後竟大魁天下

蘭峰吳氏曰予童時猶得聞人誦錢非帷裳破題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爲笑談而父老亦述其幼時聰睿不肯進業乃父鎖之樓上樓多松柴帶藏一雕刀將柴寸寸刻為傀儡眉目畢肖父開樓見之大怒乃盡去木易以諸書因奮工而為通儒予又于鼎革

後館于郡得遇先輩顧清東江之元孫述錢公天資
穎慧一目十行其爲學臺錄遺時欲改葩經詣東江
公借經菘公曰我經稿繁多且場期已畢烏能匆匆
卒業而改客經乎錢曰無慮計入場尙懸十日遂傾
筒假之乃于舟中七日夜遍悉經與菘焉遂獲登賢
書歸執弟子見公又聞其款齋牒人醉之酒以新出
籠炊皮貼遺才一名一字上移明啟事墨跡已落遂
改爲二名旣獲薦報事者詣府云報錢福已中時郡
尊方梳髮不信曰焉有不錄科舉而中乎三報踵至
手中牙梳墮地而折乃遂解印

義商

崇禎辛未小友張子晉還自燕自言得聞之同行者言
往年我松北運糧長某事竣還舟其長年有女年十六
而艷商男年十七而俊兩舟竝泊每相視言笑鄰舟皆
疑伺之一日女汲于河失足墮水男亟躍入救之初不
習水而黃河水疾如箭遂皆沒焉撈之不得居有頃水
面忽露衣袂并力撈之見兩人相抱不解女尙有氣男
則死矣倒懸出水女遂醒見男死悲啼不勝曰我累彼
豈宜獨生夜半男亦吐水而甦兩舡人皆驚異謂兩人
必有夙緣宜爲夫婦兩家父母俱允矣男獨毅然曰我

不過惜此女之死捨身救之無他念也今若成婚是以我為私若矣移舟而去畧無戀情吁其真曾男子之儔與因子晉失其姓名但目之為義商云

女化男

李文學玉樹子祖母外黨也有女嫁于莫數歲矣因夫婦不相得歸寧于家鄰女從學刺繡焉歲餘居然有娠侍婢亦娠詰之果見李氏之女有陰而巨化為男子矣玉樹無子因暴其鄉黨使其女巾幗而出納鄰女為室當路欲聞諸朝者請前書非盛世所宜有也乃止崇禎四年事

僧了願挽輿罵范文若

僧了願不知何許人崇禎初吾鄉范進士文若字香令為南兵部主政出僧挽輿前罵曰冤家冤家碎其衣乃卻走范怒鞭之送下西獄僧入獄殊不以鞭為苦凡獄中罪人病臥者悉牽挽之舉獄擾亂不寧獄吏以白司成司成白云此僧顛狂擾亂獄囚不安請出之范許可僧出獄即趨江濱群兒從而觀之僧至江履水如平地至江心而沒咸謂此僧顛而死矣後人見六合寺中顛而乞食如故凡獄中所經牽挽者皆起

裴仙出妻修煉

裴仙名慶蘇州人販鮮爲業常遇異人授以吞吐煉氣之術裴授而習之精化爲氣不復有慾漸疎其妻妻與外人私通裴知之勿發每旦聞舍後竹間烏啼卽起出所私之人欲其速出搖竹以致其鳴裴覺之僞語妻曰烏啼可出矣俟其入踵而進見妻與所私者綢繆直趨至前其人皇遽裴曰無恐我欲安放此婦天明遍告鄰里且立券不收值實告之曰我欲修煉無從得食汝納此婦供我三年飯足矣越三年道果成嘉靖己酉三月朔日凡嶽進香者俱見一人坐絕頂非人所能到處久之泰山道士來蘇見裴卽下拜呼大仙云前日坐絕頂

者正是此人裴語人曰道士妄言耳我何常得仙術道士特往龍虎山報知張真人真人遣使迎之不肯往至于再真人曰此行須具舟楫推裴入舟竟至廣信可也裴至真人府佯爲顛狂每食畢輒毀其器歷數日真人令構銀器自後遂止忽一日夜半入真人室擊鼓人驚問之曰今日小天師下降及真人舉雄計其時日正夫人感胎之夕也

唐進士謁裴仙人

子宗人左溪公舉進士母老告終養家居時倭寇大熾左溪間有仙人在真人府特往造焉前三日裴語真人

日唐進士來看我居三日唐果至自稱文學裴曰君欺我已中進士矣唐愕然問倭寇曰毛賊不久就平問親年曰老夫人壽到遠問已功名笑而不答又問答曰汝自往叩湖州徐太守太守樂左溪同年也時方避倭往湖以裴語語徐徐曰我安知兄之功名居數月左溪病傷寒卒于湖徐為具棺殮是歲先府君亦避難蒼雪目擊其事

裴仙人述天下安得有仙人

吾松薛公某為廣信府別駕某太守將帥府僚往訪裴仙薛曰天下安得有仙人守曰姑往一看及至裴所坐

定未通姓名裴即呼曰薛先生天下安得有仙人同來者皆失色裴即默然不語問以他事亦笑而不答

入土金銀自能轉移

人言金銀在土自能轉移余始不信一日侍伯父大參公純字座言已為孝廉時先公韋室歸自將樂以千金屬我戒勿散俟我懸輿後分析與汝兄弟余受而埋諸倉中入地二尺許以冬春米百石積其上歲餘因發米而易新者啟視其金則無有矣余疑為奴僕所竊大窘慮父歸必以我為匿之也細視埋處旁有裂循此而掘至壁金在焉去舊所已丈許矣珍寶靈異本當流通不

樂爲人所畜因按小說國初大庫中金銀飛去書生得其一蓋不足異云

蘭峯吳氏曰余叔祖世祖自言不惑時倚門看家僮乘牛嚼岍草忽見對河岸下土動移時土中露一缸轉展移動入水中俱銀也隔河圓轉渡水將到三尺許牧童急下水中探兩手共捏七錠缸遂沈沒童以錠授叔祖再探水中缸俱無有矣叔祖玩之果銀也藏在匣中明日開視變爲錫矣又先府君督人鋤園得一大甕傾于麻袋貯歸先鑿一錠將七錢買物既歸袋中皆軟動開視俱變蛤蚬跳去其所用剩之半

隻仍是銀也可知銀果轉移亦不浪富與人

呂氏定易經古本

朱子易本義首段註云易爲諸儒所亂近世曹氏始正其失未能盡復古文呂氏又更定註爲經二卷傳十卷始復孔氏之舊然則本義遵呂氏所更定乃吾明功令以本義兼程傳讀者苦于繙閱遂將二註合刻而呂氏之本遂亡呂氏本亡永不能復孔子之舊是易雖不被秦火而諸儒之亂甚于秦火矣

易大象周公孔子各有辭

朱子乾卦大象註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之六爻周公

所繫之辭今六爻之文人共知出自周筆獨大象人但知出自周公孔子之辭無有也問諸文學之治易者但云周公惟是定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象未嘗有辭余不然其說默思之始悟漢儒以傳合經之弊蓋孔子小象之贊或釋一句或釋全文文有裁翦故漢儒兩存之至于大象周公止于一句孔子不復有裁翦漢儒見前文具在不復另表出之後世儒者惟有孔子而坐周公于虛處然則天行健以下六十四句當另為周公之辭君子以自強不息以下等語乃孔子釋大象之文也經傳必當循舊漢儒此段竟令二聖混淆不得不辨也

鹽井

昔人稱利莫大于煮海今中國近海者惟一京四省而已若鹽井之利則唯川中有之里人姚仲泰嘗為武弁所邀流落劍南其述鹽井甚詳川人善相地作井必山麓石上鑿之入地五六尺釜鑿不可施則煉精鐵作器如木桶狀高可尺許以繩為柄向下撞之如舂米然後以竹為撈石筒制機于底刮取石屑出之川中大竹圍可二尺許象井濶狹入地一尺即下一筒如今人以磚瓦為井且防淡水之雜出于鹹水也入地五十丈則無地矣然後以竹作吊桶其底入水則開水滿輒合以轆

西陽言理
藏板
轆上之置鐵鍋中煎之卽成鹽也非若他處之多人力也

楊朋石匿嚴東樓轉致徐文貞三萬

嚴東樓世蕃以謫訕獲罪世宗大怒械送京師嚴以萬金餽朋石以三萬金托楊轉致文貞欲票秋後取決介溪將詣闕待罪求寬其子朋石既收其金入見文貞曰東樓之事宜如何處置朋石曰聖怒如此決不待時呼東樓之死有餘辜朋石不當匿其金而速其死朋石之無後而客死于楚也宜哉

朋石被鬼射而死

朋石出爲湖廣巡撫到官久之漸覺不省人事一日坐書室中忽高聲作問答狀吏人皆驚明日出堂問此地有賴百戶否吏人皆曰先年有假賴百戶犯法逃去某官收真賴百戶斃諸杖下今來控訴者求伸其冤耳楊念事已久遠不之問後每入書室卽有賴百戶問答會直指使者至楊設酒黃鶴樓見賴百戶立樓簷上射楊一箭而卒吾鄉論者非賴百戶作崇實于東樓一事見負心之報云

朋石夫人

朋石夫人張氏雅善文辭歸楊後夫婦競爽及朋石卒

子官無子布按二司吊奠者一切以未亡人帖辭謝文辭凄婉有足動人楚中縉紳莫不加敬既護喪歸里直指遣使齎千金助葬云必得夫人親筆回帖爲驗楊諸弟力求嫂氏受此金以分析夫人立意不允竟以完謝帖授使人井孫遂懷恨竟害之于寢室

治蠱獄

友人張叔翹參藩西粵常治蠱獄歸爲予言甚詳因筆之凡蠱毒必出女人之手私相授受莫知蠱所從來有某氏毒鄰人之女訟于張問何驗曰面黑皮肉如綿乃蠱毒也執問其女不加拷訊而服問蠱所從來則厥母

授之執問其母亦服更欲詰問慮株連過多而止問何以毒人曰俗傳毒死一人來生當作男子得至于三來生貴驕追其蠱毒出一小瓢中有二虫大僅如粒俱死矣不死能飛夜出覓食晝歸瓢中爲人所馴畜瓢中虫糞卽蠱也投人飲食中食之卽死張寘其母子于大辟夫實不知勿罪

造骰免役

光祿吳懷野始爲諸生時有田數頃里人思報以役吳聞密令人作骰子一具六面皆紅值歲朝里中賀節者畢集留飲因出骰語衆曰某叨里中之庇得素封不揣

僭妄今秋得雋一擲六紅擲下果六紅也呼侍者取紙封之曰此吉祥之物也不宜更供玩弄里人果驚異不敢定其役是歲果登賢書此雖偶中亦應變之巧者

觀卦扶陽抑陰

余讀易之觀而知聖人隨時變易從道之義凡易中陽長之卦六陰長之卦六以應一歲十二月之時令自垢至坤陰長之卦也自復至乾陽長之卦也陽長則扶而防其過陰長則抑而禁其邪觀為八月之卦四陰盛長二陰漸消乃名卦繫辭皆不取此義而以觀名之何則觀之九五陽剛中正上九雖亢尚足表率群生正如舜

之居攝堯之歸老天下遜順而從故象傳云大觀在上順而遜中正以觀天下陰長不必言矣扶陽抑陰何卦無之惟觀為明切

可賦亭佳會

余自乙卯至白下與許稚則先生訂移家之約明年九月挈妻子往稚則有屋數椽在秦淮之畔駕橋通行榜曰圮上旁有隙地可容一室就地作六角草亭顏曰可賦時儀部黃貞父比部張雨若水部劉王受國博許稚則參軍王體咸王湘客他若大宗伯李本寧大行人鍾伯敬俱以休沐客遊每春秋佳日諸公至此歌笑談文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乙卯 崇禎十三年
1615

西陽古蹟 二 藏板
亭旁設網得魚卽以供客觴咏流連亦一時勝會也

無手足人

余嘗舍張叔翹家一山陝人手足俱無上身存至肘下身存至膝以膝行地以臂上節使棍轉動如飛人欲奪之牢不可拔吳中大老皆欲看之日所得錢儘足自給不知少時何所爲而至是耶

囫圇雞

山東一貴人中年無子後生一子頭面俱好上身有肩無臂下身有股無腓然有陰貴人艱于舉子仍留之以爲人種及長仍有男女之慾因爲娶婦每欲交合抱至

膝上一婢捧其鬢而推之後果生男皆完好此君坐與客談極有致趣又喜觀獵家人抱上馬背亦能夾鞍而坐一日馬跳過坑塹墮地家人馳救之體無傷也里人呼爲囫圇雞此貴人與許稚則同年所目擊者

有足無臂有手無足人

二十年前里中有一乞婦有足無臂以足穿針能自縫補但不能用翦刀耳欲便水火其夫扶抱之比部張某曾爲余言一人有手無足執兩木楸而行能登華山絕頂亦一奇也

萬年松

武當山有草進香者持歸積歲焦枯以瓦礫盛于盆中
澀以清水數日卽活鬚鬣可愛號萬年松

胎生果

三衢有白果樹六株枝葉無異每歲果生時卽于皮中
腫起其大日增至果熟時取刀劃破樹皮而出之多可
得數石味亦如常名曰胎生果

名醫張杏園奇驗

正德間有張杏園者松之名醫也常治一人疾其弟年
少好戲聞張切脉神妙越窗三重而臥一室邀張入視
診脉呈謂曰向者令兄病一劑可起君之疾則無救矣

其人卽從牀上躍起大笑曰吾試君初無病也君遂欲
誘我金耶張曰君不飽飯而越高檻乎曰然張曰君腸
已斷不出半日便驗也半日後其腹一痛而絕張視貧
人疾不取錢但令爛煮無鹽雞一隻啖之卽去常過一
鄉人家有牛叫跳不已張曰亟煮雞啖我我爲君治之
雞至張盡食之令其僕以雞骨塞牛兩耳少頃果有一
蜈蚣從耳中出牛遂安其逆事揣情無不曲中非獨脉
理之精也

沈虛明針刺臨死產婦心口穴

沈虛明世宗時名醫也與先君府君善初爲小兒醫旣

爲大方常往姑蘇宿一家船坊中見其家禱神迎醫徹夜不息問之門者曰主家娘子臨產昏迷不省故皇遠無措耳沈曰若入告主人翁松江沈虛明偶在此娘子病我能療之門者告其主延視之令去產婦被但以單被蓋之沈入少頃曰亟令收生者入兒卽下矣諸醫問沈何術療之神速如此沈曰兒已出胞手捧母心故至昏迷我以針刺兒手兒手痛卽縮去自然卽下矣請視兒手有針眼此其驗也視之果信沈復曰人生穴道一百有八心口一穴針經所禁今因兒捧母心不得已而用之略深少許刺著母心卽致死耳非可嘗試漫爲也

梧葉催產

有一產婦兒久不下遣僕延沈虛明虛明方晏虎邱不能應召適見梧葉滿庭因拾取數葉授其僕曰可持歸去煎湯飲之兒卽下矣已而果然人問其故沈曰醫者意也梧葉得秋氣而落煎湯飲之產亦宜然非有他也

沈捉鱧

沈捉鱧仙山鄉一細民也少不務耕稼而習于水每取田間鱧蟹蛙鱉賣以供食又能入取鱧黃浦金家灣水至急沈出入如常得鱧魚齧之而出一日可得數斤嘉靖間倭寇擾亂結營于浦東太守方公廉募民有能探

得倭寇虛寶者賞銀五十兩沈應募而往潛行水底直走倭營取其刀而返且言倭寇多寡方果取一元寶與之沈本鄉愚未嘗見此大物因取貯庫以爲晚年養老之資方許之因收庫而結票焉厥後倭平方亦去任沈持票領銀胥吏取而分之沈得無幾捕鰻如故一日鰻出其喉咬傷心肺而死噫古人利害相隨沈生于鰻而死于鰻有分外之得而不爲己有孰若耕織之民勞苦終身而無患書此以爲冒險倖得之戒

諂諛貴人鄉紳

徐文貞罷相歸鄉紳有攜酒至其家者徐偶食饅頭以

手壓扁而食他日攜酒至見饅頭皆扁徐怪而問之答曰知太師愛扁故改其制俗呼諂諛者爲扁饅頭又一鄉紳宴客每進一肴必言來歷進羊曰遣使往艾岐買者進鵝曰遣使固曾著進吐蚨曰遣使寧波買者如此非一至進鱸魚本地所產則曰此物山妻手製觀此二事覺相公腳香之語不虛

叔翹斷淫媳咬舅舌

張叔翹守衛日民間一媳婦淫蕩無恥夫愚蠢無姑而有舅舅每禁戢之媳恨欲先計誣陷之以塞口會其舅與人飲醉臥牀上媳乘其醉就與之淫誘其吐舌則咬

之借其父母持舌以訟張拘其舅至則無舌不能言矣
張疑焉親詣其家至舅臥所見壁上俱有血跡帳間尤
多乃折媳曰舅若姦汝汝咬其舌則血跡應在汝牀今
在舅牀必汝乘其醉誘其吐舌而咬者罪不在舅稍加
拷訊遂服坐以大辟一府稱其神明

東海題楊閣部白木几

張東海先生成宏間名士其仕宦未嘗求之當路作假
筭篇爲世所傳誦其爲南安太守致仕歸謁楊閣部一
清久待不出其家有工造白木几索筆大書一絕云歲
暮還家雨雪嚴六龍城下朔風銛始知東閣先生貴不

放南安太守參擲筆而出楊聞卽遣人追之張已登舟
去矣一清命取木几鑲爲屏風以志吾過

家書可噓

刑棧筠吾郡府胥也張叔翹爲衢州守邀予爲記室以
刑出自胥吏明于法律辟爲幕佐同在署中一日邢有
家報至余從之間鄉土事邢秘之不言諸侍者皆怪之
見邢篋藏甚固密啟得其子效雲書云男近來生一赤
鬚鬚上有結結上開花不知吉凶何故敢問大人陸懷
謙平素不裝著今忽著絲紬裙不知何故敢問大人如
此家書足供笑噓

前輩道學詩

先府君每誦一先輩道學詩曰典卻春衫辦早厨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此詩不知誰作因先君日所諷咏故錄出之

周禮非周公之書

嘗謂周禮決非周公之書乃王莽篡漢欲行周官劉歆作此書以欺世乃譌經也朱子註四書動輒援引吾所不曉

朱文公傳詩經注體格獨創

朱子傳詩獨創此體脈絡條貫意旨詳明實前代未有之業今人輕議之者正爲未嘗到此公地位若到此地位便自然歎服矣何元朗謂古人用詩多斷章取義無一定說此不知頭腦之論也用詩固當融化傳詩者自當用一定之說安可以膠柱鼓瑟議之耶

潘恭定夫人先前適人初昏就寢遺溺退歸

海上潘恭定夫人不知何姓女初嘗適吏人子始昏之夕纔就寢卽溺于牀其夫退歸母家母問何至此答曰夢至一室一女持方桶至一女張蓋其上不知何故遂

有此失居久之恭定父爲小吏貧甚樂其省費取配恭
定夫婦甚相得官至尚書夫人入朝世宗陳后朝罷就
便室一宮人持便桶至果方一宮人張蓋覆之宛如夢
中所見乃知夫人自有定數豈吏人子所得妻耶

掌溺王振像首頰

吳仲禹性疾惡常入都遊智果寺見天順時闈宦王振
銅像怒甚詐稱腹疾給僧曰得飲水卽解僧取水去奮
登振肩掌其頰溺其首而歸同遊者傳以爲笑

塞城門留太守

閩人李思絃爲吏部郎持銓鯁直廷臣忌之出爲我松

太守仁愛士民戴之如父母不三月以京察去士民欲
保留之當路不肯題請乃塞城門以留行欲以激怒上
官鄉紳林姓者怒李不徇干請急欲去之乃走告兵憲
江鐸云松民有反狀鐸欲乘機立軍功引兵至欲誅爲
首者數人時文定家居謝客數載矣至是出至賓館送
李起行且曰老夫不至此地有年今以太公祖賢者特
出一送乃郎伯達公作詩曰一曲驪駒祖道邊單車此
去總蕭然八旬解綬陶彭澤萬姓留賢寇穎川官况由
來清似水世情誰識直如絃寄言弋子休猜忌寥廓冥
鴻入遠天旣行百姓執香哭送者萬計江因陸公送之

不敢加誅于民執監生彭汝讓文學蔡寧神以塞責李公作棠谿吟士民至今傳誦之思茲名多見三月政成以考察去郡誌載之詳矣其逸事有未及者因識之

審寡婦訟子忤逆

有一寡婦訟其子李公思茲視其子年甚少貌非惡人問之無一言公謂婦曰汝以忤逆告我斃之杖下何如婦曰幸甚使吏重鞭之婦不動色公疑焉謂婦曰汝出托親故速買棺木我鞭之死耳婦出公密遣吏潛隨之云有私語者即捕至尾婦出北郭果有僧持銀為買棺木吏即執以報公一按即得姦狀坐僧重罪笞其母釋

其子

斷訟拷拷

有二人以爭拷拷訟于李公思茲公曰汝各何盛一曰盛米一曰盛菜子公使吏鞭之果有菜子墮地乃鞭言米者使償其拷拷之值

斷富人以女離婚獄

有一富人以女許人者其婿李二長而極貧告請離婚公曰汝欲離婚必厚償其茶禮既云有五金之聘須償以五十金乃可富人決于離婚即持五十金至公復謂曰必令汝女至我面諭之其父果率女至公遣吏呼償

相樂人卽于堂上作樂雙拜畢出使成婚且曰汝言婿貧今得五十金亦足自活矣一郡人莫不歎服厥後思茲解郡李二保留塞城門且拽白旂要路兵道江鐸執而斃于杖下

治獄囚索犯人多錢

思弦李公聞獄中凡有繫者索錢不已一日呼一梳篋者至因問曰汝篋頭一人幾錢答曰常例止五文遇官貴可多得耳公笑曰我亦照常例耳篋畢復問曰汝囊中積釐得幾許對若干公卽取其銀秤之數不合曰汝何誑我責十板下獄明日坐堂卽遣吏提出索昨所秤

銀復秤之已去其半問何費其人實對禁子若干牢頭若干一切呼至命悉償之各加痛責賞梳篋者銀三錢名曰壓驚自是囹圄肅清不敢苛索

吳南崖畫築海塘之策

張堰吳韶字舜韶別號南崖武宗時文學松地海濱內地未有河塘每洪濤泛溢淹沒廬舍正德乙巳秋霖雨三日夜百川橫潰松南瀕海之地皆成巨浸海濤浮塘而進內外平洋堰之民漂流數十里水勢旣退鹹水爲塘所域不得出南崖議開塘數缺暫瀉暴水以活沿海之民書告太守翁公理書後附一詩云怪雨顛風苦不

休怒濤連陸海雲浮萬家貧屋皆沈水何處絃歌獨倚
樓肉食可無謀國意布衣徒切爲時憂平生許國心常
在白髮平添此夜愁翁以絃歌句謂譏其連日設宴而
不關民瘼也不行其策于是鹹水在內河三年不得去
稻禾患焉翁後接同年周給事書云寧紹之民暫開塘
岸三月去水而得生翁憶吳前議追悔無及余謂吳之
畫策是矣不應以詩語譏訕且獻之于翁宜其策之寢
不行也厥後南崖與中丞畢公書議築海塘以絕水勢
并築內外河塘以防後患凡浙直沿海諸塘皆南崖進
策畢公所議築也中丞欲題請報以世襲千戶辭不受

乃以一水面糧屬之收魚鹽之利以供酒資給帖爲炤
後人利之建畢公祠立碑秦峰之巔

御製若出二手

高皇帝未登極之前所作諸絕與製集所載若出兩手
蓋卽位之後亦欲作詩家語便非本來面目如俗所傳
雪中竹詩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著泥來朝紅日出依
舊與雲齊蓋有所折挫而下聯何等天子氣象

巫神作對聯

余大王父外家李氏宜散公賦性正直有巫能降神用
火燒紅鍊鏈執手手中或裸身掛鍊于頸上公疑其有

術親往見之因謂曰汝既有神我出一對與汝汝能對
 我乃信汝即誦曰神是神人是人神豈可附人其巫倒
 地不起良久起曰對就矣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挽我
 公問汝何去多時曰我少不讀書行至江邊遇呂繩陽
 與我對者又一巫亦令作對云西水驛西三塔灣前三
 座塔巫答曰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重臺前對本宜散
 公所出先府君數言之今王行甫耳談謂張翼德附男
 子而對此傳聞之誤也

李宜散記才罕比

宜散李公記才世罕其比居泗涇以收債為事所放者

皆素藉枯樺之屬及舉進士不廷試以家務難脫不欲
 就官隔兩科不選同年有作按君者促之行且云今科
 不廷試內中且除名矣五日將發兒輩請曰大人所放
 物件俱無券契兒輩難以徵求公曰無難令設簿四本
 已南面坐口授四兒寫一日一夜所寫積寸者四本捱
 日而書不遺一物亦記法中一奇人也昔有行僧能記
 宮人冊籍古人傳以為異李之能記又覺過之鄉會兩
 場試卷俱封鎖置之高閣兒孫竊取視之皆時藝也

謬認蒙師

錢鶴灘雖以風流見擯于朝然其德行有甚可敬者有學

西陽言瑣
三
藏板
究與錢有一面之識館于富室謬言曾爲錢蒙師錢偶
出遊泊舟與富家相近富人曰先生旣爲鶴灘師今其
泊舟于此設酒相邀何如學究窘甚云我當先往邀之
乃入舟具告其故錢曰此無妨但公須認真耳錢登岸
卽呼學究爲師隅坐執禮甚敬

江風攝糧舡半空墜下壞某翰林家屬及舡

壬申冬至日有浙人翰林某公入都家屬舡在後與空
糧舡四隻同行江中旋風忽起糧舡四隻俱在半空俄
而墜正當家屬舡舡破男婦俱死翰林公同客遊金山
得免糧船及人俱不壞亦邇來一大變也

歷叙喪明後讀書

余四歲先府君授孝經五歲喪明後讀易本義注皆熟
十二三歲同君實弟讀詩經十七八倩人讀禮記左傳
廿四歲注唐詩解細讀爾雅一編惟尙書讀最晚在朱
敬韶舟中彼處家僮阿佛曾讀此經三月卒業亦精熟
不遺若公羊穀梁儀禮周禮僅一過耳未能口誦十三
經已畧見矣欲將今注古注合論是非作十三經辨正
今已年老耳聾不能作此倘性靈不昧百世之下有作
此者必余後身也

延見吹噓

司理吳茲勛雅好文學在署每閱書至夜分友人張茂卿以予集送入卽遣吏相邀遂成知己每一進見必論究文史良久乃出時予刻唐詩解公卽以所寫刻樣送到鹹臺楊修齡楊饋十金助刻贈匾惠幣榜曰耳學淹通後亦稱契厚焉皆吳公吹噓之力也

贈錢贖書板

鄭父母著存自青陽調華亭時吾鄉諸公助余刻唐詩解僅完其半未能卒業乃質其板于嘉禾姚孝廉得五十金以完工但板在姚處不能印行時楊文弱爲南雍博士走書于鄭托以緩急時適編審果以五十金相贈

得贖板以廣其傳亦玉成之雅贖也

插秧婦詩

先兄士雅刻咏物詩無箋注而有音釋頗來學究之說且有傳訛之筆如插秧婦詩本張溪吳南崖因洛陽所見而作今忽改爲薛逢詩中間又竄易幾字終遜原作按南崖名韶字舜韶正德時人其詩云邂逅誰家窈窕娘倒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帶雨摘來青滿把順風分去綠成行高歌一曲聲難和愁殺多情陌上郎

沈石田迴陸子淵夏月掉

上海陸子淵嘗以夏月往姑蘇將見某撫臺有干請覓一僻地泊舟偶近沈石田先生所居石田乘涼晚步見陸舟問主舟者曰若非好舡耶主舡者曰此上海陸老爺奈何非好舡石田曰古人有三不出寒不出暑不出雨不出今如此盛暑中出必非好舡矣陸于舟中間之即返棹此事一則見石田之道意一則見子淵尙修羽毛今時不惟無恥之者亦無有聽之者矣

孔子十翼各自爲卷

孔子十翼經之上下象象居四文言五繫辭上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此皆各自爲卷非若後世之章

句今去經文而合傳讀之其辭義韻脚自有一番聯絡處漢人採傳附經不惟失孔氏之舊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列子竊蒙莊之餘波以炫飾乃晉宋齊梁之書

列子僞書也其文錯雜不純其論荒唐而無灼見其所漁獵南華十居其五皆徹底直書不加改竄自謂列居莊前人必疑莊子竊列不知蒙莊凌厲千古極崇老聃而未嘗有所竄竊乃盡竊列子乎其自爲說不過淘洗齊物之餘波以相炫飾若焦鹿若移山若補天若龍伯釣鰲之屬皆膚淺妄誕而謂莊欲竊之乎况所路襲不

止一書述管鮑史記文法也述樂羊短長文法也或曰
列子當唐元宗時已尊之爲經僞子者當何代余曰詞
義高古非秦漢人不能然言西極化人又曰西極大聖
已習于老而遵乎佛其在晉宋齊梁之間乎

子長採國策以入史記子政採史記以廣國策
國策非短長原書也子長採短長以入史記子政採史
記以廣短長故曰非原書也余觀一書之指短長以畫
策爲事篇無收束史記序事爲體篇有始終秦儀從橫
之說子長採短長以入史記子政採史記以廣短長也
二書之同者多矣惟此三篇始終俱載乃子政偶忘刪

削亦其逗漏處耳若謂史記列傳全籍短長以成書則
公孫季公道夏無且之言皆虛太史公何以擅名千秋
乎讀信陵君傳一氣呵成難以割裂國策所載僅數語
庶以表子長直筆也蓋元成之際天子好書劉向逢迎
上意而纂成國策以多爲勝故太史公特受其漁獵云

學者有三性

漢之舉士以對策隋唐則用詞賦多至七十二科至宋
王安石始有今之制義欲取青紫者藉此以進但學者
有三性援筆成章此作性也臨文輒解此悟性也過目
不忘此記性也張溪史姓世家也有一子年且二八父

爲延師訓之拜見禮畢就坐師問前所讀何書答曰五經子史八家綱目綱鑑無不精熟師探之果然大驚以爲此徒非吾所能訓主人設宴待師師詐稱腹疾臥牀不起意欲返棹先出一題試之題乃小子何莫學夫詩句生呼僮磨墨伸紙含筆低回久之師意其必有奇章雅製忽然問曰罔字如何寫師曰此俗字問之何爲曰欲以此破小子耳師大笑而起遂登堂赴席他日語所親曰幾失華筵一席

焚毀曇陽子傳

婁江王文肅公爲相政事一無可稱最可恨者女以淫

竄而加以神仙之名予少時讀王元美曇陽子傳愛其文辭信以爲實厥後王緝山搜尋此書焚毀人有持獻者重價酬之始知其僞也文肅諱女之淫宜作此欺世誣民事但元美不美至言無言諸尺牘決非文肅了得來必出元美之手恐不墮拔舌地獄耳

罰爲女身

張秉之母葛氏生秉之二歲而寡孀居二十年絕不聞戶外事秉之既納室母忽構奇疾臥牀輒作侍御語言本臺使性剛好杖人寃死者不少冥司罰爲女身今謹期已足將爲男子秉之具以語乃祖七澤公公具冠服

而臨之婦于牀上呼老先生語前事甚悉七澤出是夕
守宿諸婢皆驚聞有大物作步履聲乘之起視見一物
如獅子狀踰窗而去是夕母卒閨中寂然然此事甚真
余蓋聞之七澤者孰謂輪迴虛妄哉

小弁章當從孟子不當從詩注

朱子先注四書後作詩傳故互有異同如注孟子小弁
云宜曰傳作詩傳則曰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蓋欲
盡廢舊說也今觀小弁八篇哀怨而足矜必出通達文
人之手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平王苟
能親親而仁必能報幽王之怨不致有母無父之譏矣

讀詩者仍當從孟子注說為是或曰犬戎兵強平王畏
之而東遷庸能報怨然戊申之舉不可以已乎

袁太冲訪屠長卿

吾鄉先達袁履善最為風流瀟灑常訪屠長卿于四明
屠罷官家貧間有諛墓卒贖所得隨得隨費釜常生魚
袁至屠正坐窘袁問家有衣服可典乎屠曰惟存負領
一襲袁曰速典辦酒食居數日所典亦盡問更有他物
否屠曰惟老母養一猪可賣賣之得銀兩許袁曰今不
可落君手分作幾包日給一包辦食銀盡即告別途費
自有不爾需也翼日果一揖而別亦先達中一韻事也

太冲治昭慶寺僧

袁履善之瀟洒足錄矣然亦有取厭取厭者何貧也嘗遊杭于昭慶寺覓寓僧見衣服垢敝忽之謂袁曰屋已租盡止有一房有樞在內袁曰卽此可居一二日袁密往拜方伯某方伯問所寓曰在昭慶寺某僧房明日方伯使吏持帖問松江袁老爺住處寺僧徧叩杳不見其人尋曰棺材間中著白布袍者姓袁豈其人耶叩之袁曰是也僧窘打掃一精室請袁進居袁曰我旣寓此間卽于棺材間中晉接可耳僧乃曰老爺此來有何事袁曰有布二千得發賣乃作歸計耳僧曰但請老爺居新

室中布乃細事小僧卽可湊銀奉用也袁始出精室中接見方伯翼日僧果厚其值袁始歸余謂淄流涼薄窘之亦未爲過但借勢以牟利則陋耳

朱子就實解詩小序從虛解詩

朱子詩傳一出諸生習制菽者盡宗之遂不知有小序矣然小序實不可廢也朱子以詩解詩多就實小序借事解詩率多從虛然詩本不可就實解也如大東一篇七襄等語詎可求乎今觀風雨之稱君子子衿之稱佻達豈眞淫風乎朱子白鹿洞賦仍以子衿爲學校弟子進曰先生旣指爲淫風柰何復自倍朱子曰舊說亦不

可盡廢也觀此知其心亦已歉然矣

當路所難莫過折獄

凡當路自中丞臺使以及郡縣所難者莫過折獄昔有人持百金出行商薄暮登舟舟人見其有重貲推墮其人于水舟人乃商人所習熟者恐其踪跡反至其家故促登舟其妻曰去已許久何由未到因而成訟獄久不決後一臺使蒞任細鞫此事問婦曰此時舟人來促如何開口其妻曰來時但說娘子你家官人如何不下舡臺使折舟人曰汝促客人下舡何不呼官人而呼娘子卽批于卷尾曰口裏聲聲叫娘子已知房裏沒官人

舟人遂服役

勘快手殺賣布童子

魯齋章公令予邑不惟催科有法馭下亦有恩卽于折獄亦沉察明細東門金家衙一賣布童子年可二八時抱布往來衙中忽一日爲人殺死投大厠中其父母尋至買棺木貯其屍置于衙厠間之官公親往相驗囑其父母曰且毋燒埋我必白其沉寃仰天囑曰寃魂有靈其速示我以報應有頃見群烏向一破樓上相撲鳴啄而墜地章卽問樓中何許人居民對以快手父子章識之而翼日總甲報云棺木上有書兒手姓名者章捕其

西陽古瑣
藏板
人至不加拷掠問曰汝素與何人有仇對曰平生無仇
惟近與一快手有隙問其姓名卽破樓中人也章呼快
手至給與紙筆令作字辭曰平生不識字章曰汝做快
手豈有不能書之理棺上所書必汝筆也卽加考訊不
服捕其父鞠之父畏刑卽招稱曰此童子墮樓死章復
訊墮樓之故老人不勝策楚之苦乃實告曰我子詭言
買布留此童子飲酒盤桓至夜欲留宿嬖之童子不從
疾聲呼救兒恐四鄰覺推墮樓下未死慮其號呼因以
斧斫其腦殺之投其屍廁中章以老人無比頑之理宥
之獨坐其子大辟舉邑服其神明

徐觀蘭作烏程縣志

余常適湖其俗未嘗被兵火城中都有宋時房屋蓋避
兵善地也風俗儉朴延客不過三品至五品則盛筵矣
一友姓徐號觀瀾少爲諸生有學行貧而自守未嘗干
人多著述其最自得意者惟烏程縣志吾鄉胡雲心開
文令此邑徐上其志胡愛重之欲爲發刻邑之縉紳惡
其直筆互相阻撓事遂寢徐歎曰世風如此吾其藏諸
名山以還造化乎余之交公在崇禎己巳間公年已八
十有四今歲丙子遇府學教授俞公道公躔鑠如故蓋
九十一矣仁者必壽百歲未可量也恨余老貧不能干

己巳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
丙子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

里命鴛與公一執手耳

西陽古

三

藏板



